

在华外国留学生汉语交际焦虑的实证研究

俞玮奇

105

A MOS

[Abstract] This study is based on quantitative research investigating relations among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and related variable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using the WTC model as a framework; A Chinese communica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and tested using A MOS version 1.6.0, with a sample of 105 foreign students in China.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setting, participants, language proficiency and the stay in China are the main factors which affect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The age and gender of foreign students don't affect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In the model, self-perceived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and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both influence WTC in Chinese. WTC and communication apprehension both affect the frequency of communication in China.] A cco dingl o] ugg] tionand co m] ts] t[to th] i vu] ar] pro id] .

[Keywo d] Co munic tionA ppr]] sion;Fo eignStud] tsin China; SEM

一、引言

* 作者简介:俞玮奇,南京大学文学院语言学系对外汉语教学专业08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对外汉语教学和社会语言学。

munication Apprehension Scale, $\alpha=0.910$)为蓝本,根据汉语学习者的实际情况修改而成。汉语交际焦虑量表共12项题,是让被调查者评估自己在不同汉语交际场合与不同交际对象交流使用汉语时自我感知的焦虑程度(1分=非常不焦虑,5分=非常焦虑)。

本次问卷调查还采用了 Dornyei & MacIntyre (2005) 的交际意愿量表(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Scale, $\alpha=0.947$),自我效能感量表(Self-Perceived Competence Scale, $\alpha=0.964$),MacIntyre & Charos(1996)的交际频率量表($\alpha=0.865$),Oxford(1993)的性格测量部分($\alpha=0.892$)等。以上各量表均根据汉语实际情况修改,采用克伦巴赫阿尔法(Cronbach's alpha)系数进行信度评估,显示均具有较高信度(见表1)。

3. 数据搜集及分析方法

2008年底至2009年初在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南京中医药大学国际交流学院10多个班级课间发放调查问卷。数据经录入、校验后,采用社会统计软件SPSS16.0和结构方程模型软件Amos16.0进行分析。

三、影响汉语交际焦虑感的因素

1. 交际对象和交际场合的影响

通常认为交际的参与者、场景、话题和角色关系是影响言语交际的主要因素(游汝杰等,2009:86)。调查结果显示(表1)显示,汉语交际的对象和交际场合对外国留学生汉语交际时的焦虑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交际对象熟悉程度越低,交际场合越正式,留学生的交际焦虑程度越高。因此,在正式场合交际时最好能注重营造宽松的氛围,以减少留学生使用汉语交际时的焦虑感。

表1 汉语交际焦虑在不同交际对象和不同交际环境下的差异比较

交际焦虑	M	SD	F	Post Hoc Tests(LSD)	MD
不同交际对象	31.13	22.59	83.197*	与朋友、与认识的人、与陌生人	
与朋友	31.37	22.59		与朋友、与认识的人	-9.41*
与认识的人	30.68	23.31		与朋友、与陌生人	-33.21*
与陌生人	34.48	24.31		与认识的人、与陌生人	-23.79*
不同交际环境			26.975*		
两人场合	32.99	20.76		两人场合、多人场合	-5.21
多人场合	38.19	22.48		两人场合、会议场合	-18.15*
会议场合	51.01	20.99		两人场合、公共场合	-26.94*
公共场合	36.34	23.36		多人场合、会议场合	-12.94*
				多人场合、公共场合	-21.74*
				会议场合、公共场合	-8.79*

* $p < 0.05$

2. 性别差异

2.1 交际焦虑

为了解非母语交际焦虑的性别差异，我们对男女生的交际焦虑得分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女生的交际焦虑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t = 2.15, p < 0.05$ ）。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例如，MacIntyre (2004) 的调查发

表2 汉语交际焦虑感在不同性别

男 (n=43)		女 (n=40)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30.72	4.48	35.40	4.48

表3 汉语交际焦虑感在不同年龄

21~24岁 (n=40)		25~30岁 (n=40)	
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30.84	4.47	30.20	4.47

3. 焦虑程度

3.1 焦虑程度

为了进一步探讨非母语交际焦虑的程度，我们对男女生的交际焦虑得分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非母语交际焦虑得分与交际焦虑得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r = 0.45, p < 0.05$ ）。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例如，MacIntyre (2004) 的调查发

4. 结论

4.1 结论

本研究探讨了非母语交际焦虑的程度及其与交际焦虑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非母语交际焦虑得分与交际焦虑得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此外，女生的交际焦虑得分显著高于男生。这些结果对于非母语交际焦虑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未来研究可以进一步探讨非母语交际焦虑的成因及其对交际的影响。

表2), 留学生的交际焦虑不具有显著性。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例如，MacIntyre (2004) 的调查发

9)	P
16)	0.093

6)	P
	0.664

交际焦虑感之间的相关性（ $r = 0.45, p < 0.05$ ）。这一结果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例如，MacIntyre (2004) 的调查发

非母语交际焦虑的程度及其与交际焦虑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非母语交际焦虑得分与交际焦虑得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非母语交际焦虑的程度及其与交际焦虑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非母语交际焦虑得分与交际焦虑得分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感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主要是由于汉语交际目标,经常遇到交际障碍,这就使其具有较强的交际焦虑感。这与钱旭菁(1999)“没有显著差异”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是课堂焦虑感,而在实际的日常汉语交际存在着明显的程度差异,这也印证了随着学习和水平的提高,学习者的焦虑感会有

的学习者上的差异比较

A 班 (n=22)	F (df=3, 67)	Post Hoc Tests (Scheffe)	MD
SD			
23.25	3.97*	D>C	10.57
		D>B	19.52
		D>A	21.81*
		C>B	8.96
		C>A	11.23
		B>A	2.28

焦虑程度具有显著的影响。留学生在华时间分析显示,不同组之间的交际焦虑程度随着在华时间 3 个月以下的学习者和在华半年以上学习者的差异显著。这说明,随着在华时间的增多,对日常汉语交际过程中的焦虑程度会

的学习者上的差异比较

F (df=2, 96)	Post Hoc Tests (Scheffe)	MD
3.458*	第 1 组>第 2 组	2.74
	第 1 组>第 3 组	12.86*
	第 2 组>第 3 组	10.12

四、交际焦虑对汉语交际的影响

通常认为语言学习焦虑会直接影响学生的外语课堂学习效果(杨连瑞等,2007:182),至于汉语交际焦虑会对留学生实际的汉语交际过程产生何种影响,本文以 MacIntyre(1994)的交际意愿模型为基础,就留学生的汉语交际焦虑对汉语交际意愿、汉语交际频率以及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加以研究。

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软件 Amos 16.0 建立适合在华外国留学生的汉语交际模型,该模型的建立是以 MacIntyre(1994)、Hashimoto(2002)等人的交际意愿模型为基础,再根据初步分析得出的修饰指数进行修改。在增加汉语交际焦虑到汉语交际频率的路径以后,修正模型的拟合检验指数(CMIN/DF=1.206, $p=0.272 > 0.05$, RFI=0.912, IFI=0.998, TLI=0.984, CFI=0.998, RMSEA=0.044)显示模型拟合良好, $p > 0.05$ 未达到 0.05 的显著水平,拒绝虚无假设,表明理论模型与样本数据间可以适配。具体构建的汉语交际路径模型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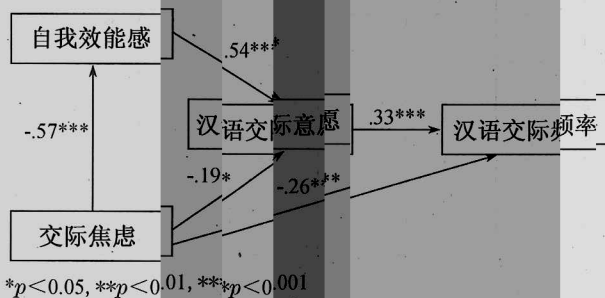


图 1 在华外国留学生汉语交际的路径分析模型

表 6 是对图 1 中汉语交际焦虑影响效应的解读。留学生在汉语交际过程中产生的焦虑会对汉语交际意愿、汉语交际频率以及自我效能感产生明显的负效应。图 1 显示了汉语交际焦虑的三条影响路径:第一,汉语交际焦虑会直接影响留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也就是自我效能感),直接降低汉语交际时的自信,这将间接导致留学生的汉语交际意愿减弱,觉察的交际能力),又将影响实际的汉语交际频率;第二,汉语交际焦虑也会直接降低留学生的汉语交际意愿,这又将间接导致留学生汉语交际频率的降低;第三,模型显示交际焦虑会对留学生的汉语交际频率产生直接的负效应,将直接导致留学生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频率减少。与国外交际意愿模型的不同在于,该模型中汉语交际焦虑会对汉语交际频率产生直接的负作用,即汉语交际过程中的焦虑感会直接导致留学生减少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频率,交际焦虑竟有如此强烈的直接效应,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由于在华外国留学生远离本国,直接处于不熟悉的母语交际环境有关。

表 6 汉语交际焦虑的影响效应

自变量	因变量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总效应
汉语交际焦虑	自我效能感	-0.57	—	-0.57
	汉语交际意愿	-0.19	-0.31	-0.50
	汉语交际频率	-0.26	-0.16	-0.42

五、结论与对策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得出以下结论:交际对象和交际场合显著影响其交际焦虑程度。

(1) 留学生在汉语交际过程中的汉语交际焦虑并没有显著差异。

(2) 不同性别、年龄的留学生在汉语交际时的焦虑程度具有显著差异,零基础阶段的汉

(3) 不同汉语水平的留学生在高级水平的学习者汉语交际焦虑程度较弱。

语学习者的交际焦虑程度最高,焦虑程度与其性格存在低程度的相关性,性格外向性的学

(4) 留学生在汉语交际时的焦虑感较弱。

习者在汉语交际时的焦虑感较弱,汉语交际意愿、汉语交际频率以及自我效能感均具有显著

(5) 留学生的交际焦虑对其

的负效应。

既然交际焦虑对汉语交际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那么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去降低交际焦

虑感,激发留学生使用汉语进行交际的意愿,以增加汉语交际的频率。首先,调查显示留学

生的汉语水平对其汉语交际意愿具有明显的影响。留学生不远万里来中国学习汉语,通常

有着学好汉语的强烈愿望,自然会运用汉语进行交际,产生高期望值,但有限的汉语能力在

目的语环境中常常遇到大量的交际障碍,由此自信心会受挫,产生失败感和焦虑感,汉语教

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关注低水平的教学,让其尽快适应汉语交际环境。其次,调查显示出留

学生在与熟悉的对象和两人场合中,汉语交际时,交际焦虑感较弱,因此应多创造学生之间用汉

语交际的机会,鼓励留学生多与中国朋友交往,从弱交际焦虑环境出发,逐渐增加汉语交际

的频率。另外还在可控的交际场合,如课堂等场合,注意营造轻松的交际氛围,以减轻留学

生的交际焦虑情绪。第三,调查显示留学生的在华时间和交际规则熟悉的缘故,因此对于初学者

让其尽快熟悉汉语环境和交际规则是降低其汉语交际焦虑感的捷径。最后,汉语教学过

程中还要关注性格内向的学习者,多对他们鼓励和疏导,降低他们在汉语交际时的焦虑感。

以上研究表明,在华外国留学生的汉语交际焦虑感与国外研究相比,既有共通之处也有

自身特殊的一面,具有独特的价值。本文的研究是探索性的,调查方法主要基于问卷,问卷

调查样本有限,期待以后的研究能扩大调查样本量,采用访谈等多种调查方法,并控制被试

的文化差异等干扰,必然会有更深入的研究结果。

参考文献:

[1] 范祖奎. 汉语阅读焦虑源的国别差异分析. 汉语学习, 2009(3)

[2] 刘梅华, 沈明波. 外语课堂中的焦虑研究.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1)

[3] 钱旭菁. 外国留学生学习汉语时的焦虑.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99(2)

[4] 杨连瑞, 张德禄. 二语习得研究. 中国外语教学.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5] 游汝杰, 邹嘉彦. 社会语言学教程. 第二版.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9

[6] 张莉. 留学生汉语阅读焦虑感研究. 语言文字应用, 2002(4)

- 留学生汉语焦虑感与成绩相关分析及教学对策. 语言教学与研究, 2002(1)
- 莉敏. 大学生外语焦虑、自我效能感与外语成绩关系的研究.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4(3)
- Examination of Horwitz, Howitz, and Cope's Construct of Foreign Language Anxiety: The students of Japanese. *The Modern Language Journal*, 1994, 78(2)
- L. A., Macintyre, P. D. Age and sex differences in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comprehension, and self-perceived competenc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2005, 21, 1-2
- to Y. Motivation and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s predictors of reported L2 use: The Japanese context. *Second Language Studies*, 2002, 20(2), 29 - 70
- e, P. D. Variables underlying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 causal analysi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1994, 11, 135 - 142
- e, P. D., & Charos, C. Personality, attitudes, and affect as predictors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6, 15, 3 - 26
- ey, J. C., Richmond, V. P., & McCroskey, L. L. *Correlated of self-perceived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of the Montreal, 1987
- R. L. Evidence and instructional implications of gender difference in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styles and strategies. *Applied Language Learning*, 1993, 4(1 - 2), 65 - 94